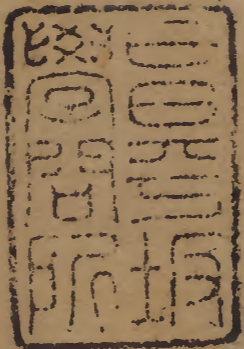


普燈錄

十三之十四



漢書門類		
三三三	九	一
五	五	四
號	函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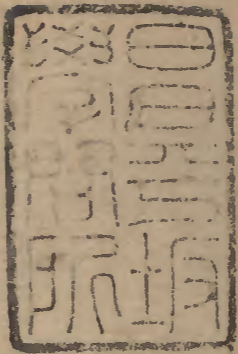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〇	三	書
函	一	
一	四	
六	五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5
冊數	14( 6 )	
函號	310	122



普燈錄

十三十四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三

平江府報恩光孝寺僧 夏編

青原第十四世 洞山十世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法嗣十四人 八人見錄

慶元府雪竇闍庵嗣宗禪師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

真州長蘆琳禪師

臨安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

慶元府瑞岩石窻法恭禪師

襄陽府石門清涼法真禪師

慶元府光孝了堂思徹禪師

慶元府廣慧法聰禪師  
衢州烏巨光禪師

慶元府保福悟禪師  
慶元府雪竇繼禪師

劍州鳳凰世釗禪師  
紹興府能仁理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長蘆真歇清了禪師法嗣十一人見五人錄

真州長蘆妙覺慧悟禪師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

建康府保寧興譽禪師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

慶元府天童宗珏禪師

温州鴈山能仁壽崇禪師  
潭州上藍祖卿禪師

温州龍翔道暉禪師  
温州幽岩子諒禪師

福州壽山德初禪師  
福州神光道新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隱靜宣禪師法嗣一人

韶州南華明禪師  
機語未見

大洪慧照慶預禪師法嗣五人見二人錄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

鎮州薦福演禪師  
泗州普照充禪師

隨州智門雅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天封子歸禪師法嗣一人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

天衣法聰禪師法嗣六人見四入錄

平江府慧日法安禪師

温州護國欽禪師

無為軍吉祥元實禪師

道宣知藏

紹興府能仁普禧禪師  
紹興府石佛宗葦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南嶽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  
黃龍四世

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法嗣六人見三人錄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

廣德軍光孝果懋禪師

寧國府廣教鑑禪師  
廣德軍崇寧超禪師

臨安府法慧冲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雪峰有需禪師法嗣三人見一人錄

福州雪峰毘盧堂慧忠禪師

福州鼓山草舍宗譯禪師  
福州鼓山木地靖禪師

已上機  
語未見

天童普交禪師法嗣一人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

圓通圓機道旻禪師法嗣五人

江州圓通冲真密印通慧守慧禪師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

左丞范冲居士語見賢臣

中丞盧航居士語見賢臣

左司都貺居士語見賢臣

明招法鏡文慧禪師法嗣二人一人見錄

揚州石塔宜祕禮禪師

温州淨光藏禪師  
機語未見

禾山慧方禪師法嗣一人

袁州仰山谷堂韜禪師  
機語未見

上封祖秀禪師法嗣一人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語見賢臣

灵峰慧古禪師法嗣一人

奇州四面秋禪師  
機語未見

鼓山佛心才禪師法嗣四人見三錄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

福州鼓山師子祖珍禪師

福州仁王大心謨禪師  
機語未見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一人

峨嵋灵岩徽禪師

黃龍通照德逢禪師法嗣一人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

長灵守卓禪師法嗣八人六人見錄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謚禪師

湖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

湖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

湖州烏回唯庵範禪師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

温州符庵主  
徑山惟表首座

已上機  
語未見

黃龍山堂道震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

常德府大龍巖禪師  
真州北山作禪師

已上機語未見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

紹興府石佛淨禪師機語未見

祖庵主法嗣一人

廬山延慶叔禪師

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法嗣一人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

泐潭典半天游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

廣安軍報德智一禪師機語未見

大瀉大圓智禪師法嗣三人

紹興府泰嶽久禪師潭州石霜能禪師

潭州雲蓋澄禪師已上機語未見

青原第十四世洞山十世

天童宏智正覺禪師法嗣

慶元府雪竇聞庵嗣宗禪師徽城人族陳氏幼業經

圓具冠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契悟慧以塵尾

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徙善權



翠岩遷雪竇 上堂曰人人有箇鼻孔唯有善權無  
鼻孔為甚麼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  
箇眼睛唯有善權無眼睛為甚麼無被人木槌子換  
却了也人人有箇髑髏唯有善權無髑髏為甚麼無  
借人作屎杓了也召大眾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  
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麼若也不識是諸人埋沒善  
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  
著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 上堂  
空劫田地歷歷分明域外風光堂堂不隱憑祖父舊  
年書契付兒孫今日耕鋤箇中道種不枯直下靈苗

秀實功中得妙自然活計興隆足下無私方信本無  
滲漏得力底須知來處飽參底切忌顛顛若能步步  
不迷即是吾家眷屬 上堂翠岩不是不說只為無  
箇時節今朝快便難逢一句為君剖決露柱本是木  
頭秤鎚只是生鐵諸人若到諸方莫道山僧饒舌  
上堂少林坐庾嶺行書偈傳衣成戰爭庾嶺行少林  
坐得髓安心成話墮兩家公案未曾圓後代兒孫作  
殃禍這殃禍可煞大天下衲僧透不過 僧問眼若  
不睡諸夢自除如何是不睡底眼曰論劫不曾開云  
為甚麼論劫不曾開曰不顧一切 問如何是道曰

雨多根脚爛日盛鬚毛焦云如何是道中人曰冰肌  
明似玉雪體瑩如珠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曰半  
夜紅輪輝大地森羅萬象一時明云如何是十劫坐  
道場曰大地紅塵起虛空不展顏云如何是佛法不  
現前曰陶潛醉石今猶在五柳陰中不變春 問如  
何是常在底人曰石裏無星火撥著便光生云如何  
是不在底人曰翻身直透千峰外更不回頭望故關  
云未審此人如何親近曰白雲路斷無消息佛祖從  
來不得名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曰沒却你鼻孔  
云出水後如何曰穿著你眼睛 問如何是返本還

源事曰泥牛入土云如何是禪曰強詞奪理云如  
何是正法眼曰烏丘二十三年十月朔示微恙初三  
與得法上足翠岩宗靜言別泊然而逝是月十三日  
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常州善權法智禪師陝府人族栢氏壯於西京聖果  
寺祝髮習華嚴棄謁南陽謹次參洪峰智踰十年無  
所證後於宏智言下豁然出住善權次居金粟 上  
堂曰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凭玉欄千夜深雨過  
風雷息客散雲樓酒椀乾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  
心驚地入草飛鳥出林雨過山堂秋夜靜市聲終不

到孤岑

隨州大洪法為禪師天台鮑氏子 上堂曰法身無相不可以音聲求妙道忘言豈可以文字會縱使超佛越祖猶落階梯直饒說妙談玄終挂唇齒須是功勳不犯影迹不留枯木寒岩更無津潤幻人木馬情識皆空方能垂手入廩轉身異類不見道無漏國中留不住却來煙塢卧寒沙 上堂舉香巖上樹話乃曰綠鬢紅裙窈窕娘百華園裏採蚕桑三三兩兩着人見偷眼覷他年少郎

真州長蘆琳禪師 上堂拈拄杖曰其宗也離心意

識其旨也超去來今離心意識故品萬類不見差殊超去來今故盡十方更無滲漏當頭不犯徹底無依悟向朕兆未生已前用在功勳不犯之處平常活計不用躊躇擬議之間即沒交涉

臨安府淨慈自得慧暉禪師會稽上虞人族張氏幼依澄照道凝年十二染削進具甫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嘆回時鬢似霜詰

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今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  
真子紹興丁巳待制仇公愈請開法補陀徒萬壽及  
吉祥雪竇淳熙三年 勅補淨慈 上堂曰朔風凜  
凜掃寒林葉落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窓  
虛映芥投針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閑閑耀古今戶外  
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 上堂釋迦老子窮  
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珠回玉轉被人喚作拭  
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  
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  
免被傍人指注去衲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下

會 上堂舉風幡話師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即是  
座風幡動處失却箇眼即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  
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針岩房雨過昏煙淨卧聽  
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晦藏明覺塔十年仲  
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書偈而逝空全身於中峰號  
雙塔世壽八十有七僧臘七十有五  
慶元府瑞岩石窻法恭禪師郡之奉化人族林氏於  
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蓮經至父母  
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椽櫚葉聲歛然有省  
棄依天童始明大事凡當世弘法者悉往咨決之出

住能仁次補光孝瑞巖 上堂曰春風楊柳眉春禽  
弄百舌一片祖師心兩處俱漏泄不動步還家習漏  
頓消滅暗投玉線芒曉貫金針穴深固實幽遠無人  
孰辨別慚愧可憐生頭頭皆合轍不念阿苾陀南無  
乾屎橛無智癡人前第一不得說 上堂馬祖終始  
陞堂百丈卷席歸去不是拾得寒山有理也無雪處  
上堂見得徹用時親相逢盡是箇中人望空雨寶休  
誇富無地容錐未是貧踏著秤碇硬似鐵八兩元來  
是半斤 上堂舉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師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攬動支

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襄陽府石門清涼法真禪師劍門人也後任萬壽  
上堂曰柳色含煙春光迥秀一峰孤峻萬卉爭芳白  
雲淡淨已無心滿目青山元不動漁翁垂釣一溪寒  
雪未曾消野渡無人萬古碧潭清似鏡賓中有主拄  
杖橫挑日月輪主中有賓踏破草鞋赤脚走直得賓  
主互顯殺活自由理事混融正偏不滯入荒田不揀  
信手拈來草且道如何委悉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  
全身入帝鄉

慶元府光孝了堂思徹禪師 上堂曰羊頭車子推

明月沒底船兒載曉風一句頓超情量外道無南北  
與西東所以劫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格外真規豈  
思量之能解須知佛佛祖祖了無一法爲人子子孫  
孫直下全身荷負既已萬機寢削自然一糝不留湛  
湛之波碧水冷涵於秋色灵灵之照靈天淨洗於冰  
輪宛轉旁參叶通兼帶夢手推開五戶龍身撥動機  
輪正令終行又見一陽萌動化功密運俄驚三世變  
遷雖則默尔無言爭奈熾然常說無遷無變今朝拈  
置一邊有故有新且道如何話會諸人還委悉麼羣  
陰消剥盡來日是書雲

長蘆真歇清了禪師法嗣

真洲長蘆妙覺慧悟禪師

上堂曰盡大地是箇解

脫門把手拽不肯入雪峰老漢抑逼人作麼既到這  
裏爲甚麼鼻孔在别人手裏良久曰貪觀天上月失  
却手中撓 僧問鴈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  
意水無沈影之心還端的也無曰蘆華兩岸雪江水  
一天秋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鴈過長空潭僧擬議  
師曰灵利衲子

福州龜山義初禪師

上堂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

釋迦老子寐語作麼我今爲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

大似壓良為賤既不恁麼畢竟如何白雲籠嶽頂翠  
色轉山佳鬼

建康府保寧興譽禪師 上堂曰步入道場影涵宗

鑑粲粲星羅霽夜英英華吐春時木人密運化機絲  
毫不爽石女全提空印文彩未彰且道不一不異無  
去無來合作麼生體悉的的縱橫皆妙用阿儂元不  
異中來

真州北山法通禪師 上堂曰吞盡三世底為甚麼

開口不得照破四天下底為甚麼開眼不得作麼生  
得十成通暢去金針双鎖備叶露隱全該 僧問

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曰滴水不入石

慶元府天童宗玉禪師 上堂曰劫前運步世外橫

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  
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  
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  
因緣 僧問如何是道曰十字街頭休斫額

大洪慧照慶預禪師法嗣

臨江軍慧力悟禪師 上堂曰一切聲是佛聲簷前

兩滴響冷冷一切色是佛色觀面相呈諱不得便恁  
麼若為明碧天雲小月華清

福州雪峰慧深首座示衆曰未得入頭應切切入頭  
已得須教徹雖然得入本無無莫守無無無聞歇照  
聞乃曰深兄說禪若此惜福緣不勝耳一日普說罷  
揮偈辭衆以筆一拍手竟不收而化

天封子歸禪師法嗣

江州東林通理禪師

上堂曰峯頂駕鐵船三更日

輪杲心閑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  
手元是青州棗

天衣法聰禪師法嗣

平江府慧日法安禪師本郡人也

僧問如何是和

尚爲人一句曰狗走抖擻口云意旨如何曰猴愁擡  
擻頭

温州護國欽禪師

上堂曰有句無句明來暗去活

挺生擒捷言露布如藤倚樹物以類聚海外人參川  
中附子樹倒藤枯切忌名模句歸何處嘍嘍嘍嘍呵  
呵大笑破鏡不照大地茫茫一任踣跳

無爲軍吉祥元實禪師高郵人也自到天衣蚤夜精  
勤而脇不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  
觀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  
君臣如何話會云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



僧曰這漢却有箇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  
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師至俱召云實上座於是密  
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  
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後住吉祥  
道宜知藏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吐之宜忘寢食者月  
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住住一聲直透青霄  
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堂  
司後住投子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捏鈴勢

南嶽第十五世

臨濟十一世  
黃龍四世

勝因戲魚咸靜禪師法嗣

漣水軍萬壽夢庵普信禪師

後住  
蔚山

上堂曰殘雪既

消盡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  
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  
不見開華結果自馨香 上堂空生岩中宴坐諸天  
空裏兩華山僧高陞此座諸人如何領會若委悉得  
去八部不言而自會其或未然賣心求得又何榮

平江府慧日默庵興道禪師

上堂曰同雲欲雪未

雪變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  
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廣德軍光孝果慙禪師德安旻源人 上堂舉南泉

新貓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修羅救得無  
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雪峰有需禪師法嗣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 上堂曰真覺強廣陵散  
欽山唱菩薩亦出總被岩頭教壞山僧今日輪須弥槌  
擊虛空鼓聲萬歲樂唱萬年歡且道被阿誰教壞少  
林澄九鼎浪動百華新 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  
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天童普交禪師法嗣

慶元府蓬萊圓禪師不知何許人住山三十年足不  
越閩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  
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餘  
語未見

圓通圓機道旻禪師法嗣

江州圓通冲真密印通慧守慧禪師 上堂曰但知  
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  
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

隆興府黃龍道觀禪師 上堂曰古人道眼色耳聲  
萬法成辦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  
唱曰牽牛入你鼻孔不入慎家之門

明招法鏡文慧禪師法嗣

揚州石塔宜祕禮禪師 上堂曰奪不奪縱有餘臨  
歧不分袂富貴却蕭疎句裏不曾舒慷慨禹明先自  
透金魚 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  
誇跨海鯨由基方撻鏃枝上衆猿驚 一日上堂至  
座前師擲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  
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湏就上肩在汝諸人因  
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嶮 僧問  
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  
鋪舒云謝師答話曰網大難爲鳥綸摑始得魚僧作

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

上封佛心才禪師法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也 開堂日示衆曰拈  
華微笑猶乖量外之機斷臂安心何異捉月之見設  
使萬機休罷千聖不携還同待兔守株未是通方達  
士明眼漢沒窠臼高高處觀之不足低低處平之有  
餘神光照徹大千萬有全歸掌握大機大用草偃風  
行全暗全明超情離見所以道神光不昧萬古微猷  
入此門來莫存知解知解既泯真智現前八字打開  
分明顯示豎起拂子曰還見麼於斯見得言語路絕

取捨情忘了非生佛未分豈是威音那畔權實俱備  
照用雙行流出自己曾襟要且不從人得既不從人  
得正當今日祝延 聖壽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四  
海浪平龍睡穩萬年松在祝融峰 上堂未開口時  
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  
關也大難只如玄關作麼生透唱一喝 上堂南泉  
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  
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  
頭賣貴檢點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  
為宕子偏憐客自愛貪杯惜醉人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郡之長溪阮氏子 上堂  
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和盲勃塑瞎一時推出來餽飯  
泥茶爐總不恁麼天高東南地傾西北這三轉語天  
下衲僧跳不出莫有跳得出底麼唱一喝卓拄杖下  
座 上堂黃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  
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檗佛法無多子鈍  
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驀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  
面槌他亦不顧且道是誰

福州鼓山師子租珍禪師興化林氏子 上堂曰大  
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

色言語卓拄杖曰這箇是聲堅起拄杖曰這箇是色  
喚甚麼作大道真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  
曹門 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  
無心道易尋堅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  
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上堂舉僧  
問投子月未圓時如何曰吞却三箇四箇云圓後如  
何曰吐却七箇八箇師曰投子和尚雖然善能吞吐  
要且未知月之所在或問鼓山月未圓時如何只對  
他道天上有星皆拱北圓後如何人間無水不朝東  
僧問趙州遶禪床一匝轉藏已竟此理如何曰盡龍

看頭盡虵看尾云婆子道此來請轉全藏為甚麼只  
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未  
審甚麼是轉半藏處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浮山法真禪師法嗣

峨嵋靈岩微禪師 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  
是文殊之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黃龍通照德逢禪師法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府人也行讚 上堂  
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曰柴鳴竹爆驚人  
耳僧云不會德曰家犬聲獐夜不休諸人要會麼柴

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獐夜不休  
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弥山王眼覷  
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聲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  
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嗔  
上堂西山青無謂情洪井碧無涓滴西山人見曷親  
西山事無可似若是灵刺底舉著便知懵懂者付與  
德山臨濟擲拂子下座 一日上堂顧問侍者曰還  
記得昨日因緣麼云記不得復顧問大衆曰還記得  
麼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  
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

口以拂子擊禪床下座

天寧長靈守卓禪師法嗣

慶元府育王無示介謚禪師温之永嘉人族張氏年  
十六禮崇德慧微落髮微持律刻苦嘗然身燈為佛  
事師見曰大丈夫當明佛祖意以光明照大千何區  
區於此辭謁徑山悟佛鑑懃晚依長灵餘八載悉得  
其道宣和六年太師劉公正夫捨臨安第為顯寧寺  
請師出世未幾擢蘆山瑞岩育王法道大振 上堂  
日出西天入東土雲從龍風從虎一任諸方點頭舉  
拂子曰只如這箇順行三千倒行八百又作麼生辨

若也辨得橫按鎖鑰全正令若辨不得百千年後與人看 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 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曆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顛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 上堂我若說有你為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

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貼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蒞衆有古法時以鐵面稱之紹興十八年五月十三示寂於無異堂後七日塔全軀於烏石庵之左閱世六十有九坐夏五十有四

湖州道場普明慧琳禪師七閩福清人 上堂曰有漏筵籬無漏木杓定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

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床下座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殺訛拈起舊夾檀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

泚州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人族吳氏幼師景德寺宗省十九中經選授僧服從南屏妙慧習教觀越十年易服依長蘆淨照最久晚至長安未幾忽院事一日擬食酸醜豁然有省亟造方丈陳所入靈詰之師呈偈曰打破多年赤肉團大千俱現一毫端縱橫妙用無多子妙用縱橫總一般乃蒙印可靈寂師還

里謂天聖琳禪師琳命首衆說法復退席令主盟後移灵石何山道場上堂曰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只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眾若會得去鏢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歧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上堂舉臨濟示衆云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紹興辛未九月二十四日示微疾



而終壽七十五夏二十六

臨安府顯寧松堂圓智禪師 上堂曰蘆華白蓼華

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岩叢昨夜  
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吐

湖州烏回唯庵範禪師 上堂曰塵劫已前事堂堂

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几不知佛也

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薦不薦更爲諸人

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 上堂舉僧問

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曰曾有人

問老僧直得五年分踈不下大衆趙州具頂門眼向

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五年

分踈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黑中煤

温州本寂灵光大觀禪師郡之瑞安人族葉氏年十

九依白岩慧通二十得度游方謁長灵於天寧因看

栢樹子頌有省灵歿旋里庵居二紀待制王公輝守

郡請開法本寂 上堂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

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

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去

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 上堂舉廟賓國

王斯師子尊者雪竇拈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曰

路見不平當與雪八雪竇只解據款結案要且不知  
尊者不曾被斬淳熙五年正月二十六日端坐而逝  
壽九十六臘七十七

黃龍山堂道震禪師法嗣

常德府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靖江府人也自見山堂  
得大受用三據寶坊衆所宗仰上堂顧眎大衆曰  
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  
爲寒爲暑致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  
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弥山佛  
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上堂九月二十

五聚頭相共舉瞎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  
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勢下座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法嗣

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宣  
和十年依長沙益陽華嚴元軾禪師下髮徧依叢社  
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與  
命掌牋翰淳熙初抵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  
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  
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  
逝詞曰此事楞嚴山露布梅華雪月交光處一笑寥

寥空萬古風甌語泐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嶽山祖庵主法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曰一

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為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興今日失利

信相正覺宗顯禪師法嗣

成都府金繩文禪師 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曰黃

河九曲云如何是不犯之令曰鐵蛇鑽不入借擬議

師便打

泐潭典牛天游禪師法嗣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天台人族陳氏十六依

護國楚光授方服首謁國清光禪師次謁育王謚萬

壽智後於雲居聞板聲契入抵雲岩岩見然之湧時

岩留歲餘告別岩送以偈尋首衆大瀉歸里開法雲

岩之普澤繼歷數刹淳熙戊申冬 詔居徑山 上

堂曰著意志懷掘地深埋空洞無象觸體妄想壁如

兩鏡相照中間早已立象直饒東澗水流西澗水南

山燒炭北山紅到之裏正好喫棒為甚如此我王庫

內無如是刀 上六二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  
 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然雖恁麼正是捕得  
 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  
 釋迦老子爭奈拈髓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  
 求也不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  
 風吹滿袖香紹熙壬子秋七月示疾至二十七辰初  
 說偈而逝八月二日塔全身於東麓壽七十六臘六十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三

音釋

珥音 嚙音 銀音 旻音 洵音 皎音 窈音 窈音 窈音 了音 會音 愈音 余音 庶  
 汙音 直音 與音 糝音 桑音 感音 樓音 擻音 速音 侯音 郵音 尤音 擻音 楚音 尤音 惜音 莫音 孔音 蒞  
 利音 謙音 胡音 斬音 植音 達音 汨音 于音 筆音 相音 兩音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

平江府報恩光孝禪寺僧 延編

南嶽第十五世 臨濟十一世 揚岐四世

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三十人 五丁

人見錄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

鄧州丹霞佛智端裕禪師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

眉州象耳山袁覓禪師

成都府昭覓徹庵道元禪師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

眉州中岩華嚴祖亮禪師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

平江府明因曇玩禪師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

懷安軍雲頂小庵宗正禪師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

岳州君山佛照亮禪師

平江府寧華顯禪師

紹興府東山亮禪師

湖州普照佛心勝禪師

遂寧府保寧希壽禪師

平江府永懷有證禪師

潼川府乾明印禪師

臨安府中天竺海禪師

七閩智顛首座

自珍首座

門司真證居士

南岳第十五世臨濟十一世

東京天寧佛果圓悟克勤禪師法嗣卷上

潭州大瀉佛性法泰禪師漢州人族李氏冠為大僧  
習南山教久而游方機契五祖後於圓悟語下頓明  
大法出住鼎之德山邵之西湖及谷山道吾 勅居  
大瀉 賜號佛性 上堂曰推真真無有相窮妄妄  
無有形真妄兩無所有廓然露出眼睛眼睛既露見  
箇甚麼曉日燦開岩畔雪朔風吹綻蠟梅華 上堂  
涅槃無異路方便有多門拈起拄杖曰看看山僧  
杖子一口吸盡西江水東海鯉魚躑跳上三十三天  
帝釋忿怒把須弥山一搥粉碎堅牢地神合掌讚歎  
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以拄杖擊禪床下座

上堂今朝正月已半是處燈火撩亂滿城羅綺駢闐  
交互往來遊翫文殊走入鬧籃中普賢端坐高樓看  
且道觀音在甚麼處震天椎盡鼓聒地奏笙歌 上  
堂渺渺邈邈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眎  
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  
山不妨提唱萬吞陝府鐵牛虵齧嘉州大像嚇得東  
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嘻 上堂火雲燒田苗泉源  
絕流注娑竭大龍王不知在何處以拄杖擊禪床曰  
在這裏看看南山起雲北山下雨老僧更為震雷聲  
助發威光令遠布乃高聲曰闍弄闍弄 上堂得念

失念無非解脫是甚麼語話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料  
掉沒交涉智慧愚癡通爲般若顛頂佛性菩薩外道  
所成就法皆是菩提猶較些子然雖如是也是揚廣  
失駱馳 上堂德山棒下金沙異臨濟喝中賓主分  
到此若無真正眼可憐辜負本來人喝一喝拍禪床  
下座 上堂欲識佛去處只這語聲是咄傳大士不  
識好惡以昭昭灵灵教壞人家男女被誌公和尚一  
喝曰大士莫作是說別更道看大士復說偈曰空手  
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誌公  
呵呵大笑曰前頭由似可末後更愁人 上堂憶昔

游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鍤一是千聖骨持行  
宇宙中氣岸高矣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  
年老矣二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鍤擊碎千聖骨拋向  
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  
以爲鼈喚丑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僧  
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干差  
而成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曰山河大地云如何是  
事法界曰万象森羅云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曰東  
西南北云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曰上下四維 問  
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床立未審意旨如何曰



脚跟下七穿八穴

鄧州丹霞佛智達庵端裕禪師吳越王之裔六世祖  
安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挺疑眉目淵秀十四驅烏  
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法真一禪師未  
幾偶僧擊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師聞微省去謁龍門  
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  
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  
滅不滅云請和尚合取口好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  
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嘗述偈自通侍悟居天寧命  
典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王公請開法丹霞

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之請庵于西華閱

數稔

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壽及閩中賢沙

壽山西禪復被

旨補灵隱

慈寧皇太后幸壹王

第

召師演法

賜金襴僧伽梨乞歸西華紹興戊

辰秋四明育王遣使固邀月餘始就

上堂曰德山

入門便棒多向皮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  
塵中出没若是英靈衲子直湏足下風生超越古今  
途轍拈拄杖卓一下唱一唱曰只這箇何似生若喚  
作捧喝瞌睡未省不喚作捧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  
如何復卓一下白總不得動著 上堂盡大地是沙

門眼徧十方是自己光為甚麼東帝于逮打鼓西瞿  
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鬱單越暗坐直饒向箇  
裏道得十全猶是光影裏活計撼拂子曰百雜碎了  
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擲下拂子曰參 上堂頂額  
一著佛祖不知若玄機尚戢影草未彰通身有透關  
眼也照不著若過這邊來正按金剛寶王放出路地  
師子許你挨拶一步地雖然已是頭角不全即今莫  
有疾焰過風者麼唱曰甚麼處去也復唱一喝下座  
上堂動則影現覺則冰生直饒不動不覺猶是素時  
輟輅鑽到這裏便須千差密照萬戶俱開毫端撥轉

機輪命脉不沈毒海有時覺如湛水有時動若星飛  
有時動覺俱忘有時照用自在且道正恁麼時是動  
是覺是照是用還有人區分得出麼鐵牛橫古路觸  
著骨毛寒 上堂易填巨壑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  
無難易拈却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毫礙塞無路忽  
若不拈不取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咸飲水亦須  
肥 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你是田庫奴云如何是  
賓中主曰相逢猶莽鹵云如何是主中賓曰劍氣爍  
愁雲云如何是主中主曰敲骨打髓師泣衆色必凜  
然寢食不背衆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

至十七夜書得付主事曰吾小休至五鼓起坐首誅  
法全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  
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筭踰  
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  
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噍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  
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  
聞香奩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  
分塔於鄧峰西華壽六十有六夏四十有八 謚曰  
大悟塔名寶勝

建康府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人族朱氏初講楞

嚴於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往扣悟令  
看國師三喚侍者之語趙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  
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但恁麼參取有本  
對後因悟普說僧出請問十玄談云只如古人道問  
君心印作何顏意旨如何悟曰文彩已彰師於言下  
有省悟未之許一日造室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  
說看悟諾之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  
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  
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榻敲床時豈不是返聞  
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

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師釋然悟出蜀号  
夾山師罷講侍行直悟爲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  
師聞未領遂求决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  
栢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  
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夫幾令分  
座悟說偈曰懶誇四分與楞嚴按下雲頭子細參不  
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來昭覺  
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  
曇後謁佛鑒於蔣山鑒問佛果有不曾乱爲人說底  
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鑒震聲云不是這箇

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乱叫作甚麼鑒云佛果  
若不爲你道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處去  
鑒呵呵大笑鑒入滅圓悟繼席未幾師開法保寧遷  
華藏旋里領中峰 上堂曰衆賣華方獨賣松青青  
顏色不如紅筭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方翠靄中可  
笑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峰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  
到尺八五分鑿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  
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上堂呵  
佛罵祖須是德山作家渡馬渡驢還他趙州手段瞎  
驢滅却正法眼藏利動君子聾人不用二種語言

釣鯨鯢集靈臺下四藤條雙明雙暗大愚肋底築三  
下同死同生祖佛未興已前向上人提撕此事獼羊  
挂角之後仙陀客奪鼓掣旗露刃藏鋒作師子哮吼  
裂破祖師印掃蕩衲僧蹤硬如堯羅綿軟似南賓鐵  
摩竭陁國水洩不通少室峰前親行此令所以定光  
招手智者點頭可謂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還會  
麼三面狸奴手捉月兩頭白牯脚拏煙戴冠碧兔立  
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 冬夜示衆舉玉泉皓和尚  
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  
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

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贊嘆高  
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旨作麼生  
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  
闍維設利頗賸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  
心舌亦不壞

眉州象耳山表覓禪師眉山人族袁氏幼於傳燈院  
試所習得度始名圓覓郡守填綾牒誤以圓作袁守  
慊然戲謂師云一字名可乎師笑曰一字已多郡守  
異之具戒後即出蜀謁五祖自海會宗龍門遠皆未  
得其津涯又訶闡提照於寶峰久之值照入寂往住

石門政執役茲秋親承記蒞時圓悟道望傾一時沛  
曳杖欲一見石門徒衆顧師云兄既有得自宜縫炊  
巾何區區復行邁耶師曰不然我是則所往無礙弗  
應守株于此師至蔣山適悟被旨居天寧遂往大  
滌依佛性頃之入室陳所見性云汝忒瞭遠在然知  
其爲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  
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云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  
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  
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爲舍乃豁然制罷歸省  
性見首肯之圓悟再得旨住雲居師至彼以所得

白悟悟呵云本是淨地何屎作麼師所疑頓釋經與  
丁巳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久爲蝨騰囊橐  
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  
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煙雨蘆  
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  
禪髓也又曰我敲床豎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  
立在下風有舉此語似佛海遠禪師遠曰此竟老語  
也我此間即不恁麼

西  
成都府昭覺徹庵道元禪師綿之巴以人族鄧氏幼  
於降寂寺圓具東游詣大別心道禪師因看廓然

聖之語忽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往參佛  
鑒佛眼蒙常識後依圓悟於金山以所見告悟弗之  
許 高宗皇帝駕幸維揚 召悟說法 賜號圓悟  
又 賜侍僧十人紫衣師與焉圓悟 詔住雲居師  
從之雖有信入終以梗習之物未去為疑會悟問參  
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云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  
作麼生云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  
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圓悟以拳擊之師拊  
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云毒拳未報永劫不  
忘悟歸昭覓命首眾悟將順世以師繼席機語未見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和之含山人也九歲謝親居  
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沼照  
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  
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馨  
效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其機語妙出  
一時即至夾山聞悟移道林師隨往一日入室悟問  
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  
還見麼云見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吐曰見  
箇甚麼云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自此旦旦不忘  
二十年盡圓悟之妙歸邑繼住城西開聖建炎之劫

乃結廬銅峰之下郡守尚書李公光延居彰教四  
徒虎丘道化益盛 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  
展不托墮坑落澗直饒風吹不入兩灑不著檢點將  
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澄潭月影靜夜鍾聲隨  
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  
拄杖畫一畫曰畫斷賢沙老漢許多葛藤點頭石不  
覓拊掌大笑且道笑箇甚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上堂百鳥不來春又暄凭欄溢目水連天無心還似  
今宵月照見三千與大千 上堂摩竭陀國親行此  
令拈拄杖卓一下曰大畫三十日小畫二十九 上

堂眼裏不著砂耳裏不著水堪笑老俱胝無端豎一  
指諸禪德且道誰是解笑者還會麼鬧市拶出橋尸  
迦吃噉舌頭三千里 上堂不犯之令明古今風月  
靈機常獨耀萬象悉澄徹更說甚麼正法眼藏瞎驢  
邊滅無計較中翻成計較無途轍中翻成途轍一時  
與你截斷秤鎚硬似鐵別別八月秋何處熟 上堂  
有佛處不得往上無攀仰無佛處急走過下絕已躬  
從來無向背本自絕羅籠出門撞著須菩提寸草不  
生千萬里自是長鬚鳥休言芳樹不棲護自說禪說  
道摩斯吒直饒心挂樹頭未免身沈海底莫動著重



著三十棒且置休夏自恣一句作麼生道青山綠水  
元依舊明月清風共一家 僧問爲國開堂一句作  
麼生道曰一願 皇帝萬歲二願重臣千秋云只如  
生佛未興時一著落在甚麼處曰吾常於此切云官  
不容針更借一問時如何曰據虎頭收虎尾云中間  
事作麼生曰草繩自縛漢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  
如今不得妙曰幾行岩下路少見白頭人 問九旬  
禁足意旨如何曰理長即就云只如六根不具底人  
還林示得也無曰穿過鼻孔云學人今日小出大遇曰  
降將不斬云恁麼則和尚放某逐便也曰停囚長智

問雪峰道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  
不快打鼓普請看未審此意如何曰一畝之地三蛇  
九鼠云乞師再垂指示曰海口難宣 問如何是大  
道真源曰和泥合水云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截斷章  
鞋跟 問如何是佛法的大意曰蛇頭生角 問  
古人到這裏因甚麼不肯住曰老僧也恁麼云忽然  
一刀兩段時如何曰平地神仙 問萬機休罷千聖  
不携時如何曰未足觀光云還有奇特事也無曰獨  
坐大雄峰紹興丙辰感微疾白衆曰當以首座宗達  
承院事請於郡從之乃書偈而逝五月八日也塔全

軀於寺之西南隅住世六十有五坐夏四十有五  
眉州中岩華嚴祖覺禪師嘉之龍游人族楊氏世業  
儒父洪有大名後居眉師生而偉異少爲書生志齊  
昌黎嘗著文大排釋教忽患贅瘡醫莫愈乃自悔從  
於勤慧目能禪師疾瘳然右膝不舉師因示書華嚴  
合論畢夜感異夢且即捨杖步趨心意快然因習誦  
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  
如虛空諸佛於中住遂悟旨趣四衆命講不輟大觀  
庚寅師佐慧日來居中岩政和乙未春得度明年成  
都帥周公燾俾朝請李隲制疏以昭覺寺命師大啟

講筵師詞辯橫放若決江河衆所歎歎適南堂靜禪  
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  
相耳儻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  
至荆渚會丞相張公商英撰峨眉寺記證辨舊文誤  
以賢首位等普賢修書破之復著三聖圓融論四篇  
公讀之撫几稱善乃曰師果不負可往蔣山依佛  
果老發明向上關揆他日豈易量哉師如其言徑至  
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垂語問之師罔措夙夜數  
年有省迷偈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  
老活計付兒孫悟爲印可次日見之悟曰昨日公案

作麼生師佇思悟可逐之又五載莫能領解辭之廬  
山於棲賢寺閱淨山圓鑑禪師削執論遂大悟方知  
佛果鉗錘妙密作偈寄悟日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  
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  
大喜持以示衆曰覓華嚴徹矣悟歸蜀再往昭覺適  
師亦西還命掌牋記令嗣座力辭隱我眉之南埭撰  
佛祖紀傳六百卷將成復出岐探索遺逸以於維之  
初抵長沙丞相張公浚力以智度請開法堅卧不起  
公諭曰師以固守爲志節豈從上傳持此道者乃衆  
用心耶師翻然就之法席大盛如三佛時癸亥八月  
謝院事入浙以華嚴要訣并錄大藏不備載者傳入  
海東又欲通箋經旨償所志願復泝流西歸部使者  
大監榮公慕以成都信相延之未幾移瓦屋開善僅  
二年前叩守史公堪顧中岩久不振乃移文漕使迎  
師主之師欣從凡於槌拂之下未嘗有倦色故道俗  
親之者無虛時 上堂曰靈光洞耀迥脫根塵大用  
現前不存軌則一見便見擬議則差起意推求便成  
刺法所以祖師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  
以不如若能取捨俱忘觸目無滯拈來便用立處皆  
真譬如擲劍揮空不論及之不及若更推尋玄妙拈

出精明病在鑽穴索空撥波求水念念忘本步步迷  
源借使窮究萬法始末洞明未契本源徂名假法喚  
作從門入者不是家珍直得大地山河無絲毫過患  
先要得个入門方知性海圓澄萬有俱備無有一法  
從外而入未有一法從內而出直饒如此猶是無風  
匝匝之波乃至萬緣俱喪表裏一如三際十方坦然  
平等聊且得个轉身句子尚在半途更須掃蕩玄機  
盡却聖解即偏而常正猶如鶴在銀籠即正而常偏  
大似龍吟異寶萬年松徑白雪漫漫異草寒岩未嘗  
顧戀尚坐一色喚作貼肉汗衫教中謂之解脫坑亦

名寂滅病須是不真威音佛透出未生前不挂萬年  
衣不坐空王殿視本來人如破草履見佛祖似生冤  
家不入異類中不行無間路雖然恁麼奇特猶未是  
渠儂極則處不見道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  
全提時節始得我若全提去法堂前定是草深一文  
盡大地道絕人稀諸禪德快須著些精彩豈可取次  
承當他時異日只成自誤山僧恁麼道還有知落處  
底麼良久曰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覓和衣渡水寒  
上堂一塵起大地收一葉落天下秋懸須旆於諸人  
鼻孔上著大海於諸人眼睛中得則得只是未知有

向上一竅在古人事不獲已垂一言半句只要教人  
會去殊不知向好肉上剜瘡豈况舉古明今遠照近  
用大似嚼飯餒嬰兒有甚麼用處所以雲門道西天  
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乾坤大地天下老和尚總在  
拄杖頭上直饒會得個儻分明放過你去只在半途  
若不放過盡是野狐精去還委悉麼燕市屠牛春色  
好釣齊元在直釣中 到虎丘請上堂基逢敵手雖  
有行而難藏月到天心得無遮而自在欲行向上路  
須得同參證明方可脫體提持全機出沒更不必優  
游性海入理深談只知語妙意玄切恐渾身泥水又

不欲破三作五換斗移星免使家醜外揚教他傍觀  
者哂且不敢正偏回互隱密全該正按則理事雙忘  
言思路絕傍提則龍吟枯木韻出青霄又恐劔已化  
龍刻舟無益亦不敢說四種料簡列四主賓一句具  
三玄一玄具三要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自知是  
已陳芻狗灵龜負圖只欲說句裏明機風前有路未  
語先分付用處絕蹤由終是野鴈見人意已先改更  
說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受滯句者迷不犯波  
瀾迢然自異不立窠臼徧界難載大似滯殼迷封日  
中逃影擊禪床一下曰今日一齊打破更不用這箇

閑家具別有騎聲藍色越格超宗底一著子不免對  
衆拈出舉拂子曰還見麼海山幸有任公子一釣曾  
連十二鼇 上堂舉石霜和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  
住持虔待者所問公案師曰宗師行處如火消冰透  
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滯在一色侍者知  
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不知首座如鷺  
鷺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縈金鎖一人  
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而來同會  
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龍卧碧  
潭風凜凜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昔摩天 僧問最

初威音王末後婁至佛未審最初參見甚麼人曰家  
在大梁城更問長安路云只如德山擔疏鈔行脚意  
在甚麼處曰拶破你眼睛云與和尚悟華嚴宗旨相  
去幾何云同途不同轍云昔日德山今朝和尚曰夕  
陽西去水東流 問世尊拈華當爲何事曰揭開腦  
蓋云爭奈迦葉微笑何曰情知你落第二頭云恁麼  
則截斷脚跟曰猶自不知羞 問如何是一喝如金  
剛王寶劔曰血濺梵天云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  
曰驚殺野狐狸云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曰驗得  
你骨出云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曰直須識取把

針入莫道鴛鴦好毛羽 問如何是荆南境曰千里  
雲濤三峽嶮一帆風浪五湖寬云如何是境中入曰  
直諫豈無唐獨座英雄宜有美鬚翁云入境已蒙師  
指示高提祖印事如何曰巡海夜叉頭戴角雷光石  
火莫踟躕僧禮拜師曰更須透過未生前 問如何  
是正中偏曰更深垂却夜明簾云如何是偏中正曰  
天曉賊人投古井云如何是正中來曰百卉乘春在  
處開云如何是兼中至曰兩雪交加無處避云如何  
是兼中到曰兩頭截斷無依倚心法雙忘始得玄紹  
與庚午孟夏示少恙至五月朔晨起衆衲環擁求末

後列師攜之曰吾平生口過不少今尚何言去去吾  
將少憩焉遂瞑目而逝三日慈容儼如火浴後獲設  
利有大如蚌珠五色者莫計塔干院之東師以踐履  
無玷而嚴於授受宜撫邵公溥給事馮公楫與數十  
勝流皆以師事之閱世六十四坐夏三十五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新繁人族楊氏年十八依  
廣孝子安為僧登戒往習經論久之謁正法明禪師  
聞舉雲門胡餅話有省後見圓悟始極法源初住智  
度晚遷福嚴 上堂曰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  
開天回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

聞目眇安立誦上是箇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吒咄  
上堂等閑地明白不思量現成前佛後佛於此指注  
不及天下衲僧計較不就制遏不住迴脫情塵唯自  
肯方親全機放下一向靠將去上無佛祖可依下無  
自已可據如大虛空更無執礙直是烜赫地不昧一  
切得這些已鼻子了便乃應用無窮然亦須隨手捏  
破始得何故大紅爐中不容點雪 僧問如何是定  
林正主曰坐斷天下人舌頭云未審如何親近日觀  
著則瞎 問學人上來請師相見曰三要印開云功  
不浪施也日見箇甚麼云賓主儼然曰望空啓告紹

興丙子十一月二十六端坐忽集耆舊囑以後事  
書偈罷唱一唱擲筆而逝壽六十五臘四十八閣維  
獲設利五色同灵骨藏于院之三生塔

平江府西山明因曇玩禪師温之樂清人族黃氏妙  
齡披削徧參叢社宣和庚子巨至鍾阜適 朝廷易  
僧為德士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自處久之  
圓悟被 旨居是山親至岩所令去鬚髮及悟 詔  
補京師天寧與師俱往命堂香水海未幾因舉梓擊  
鼓頓明大法悟默識之室中凡有所問皆對曰莫理  
會故流蜚咸以莫理會稱之 皇叔齊安郡王乞



山  
旨請開法明因次遷寶華 上堂曰你有一對眼我  
也有一對眼汝若瞞還自瞞汝若成佛作祖老僧無汝  
底分汝若做驢做馬老僧救汝不得 一日衆檀越  
入並請師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名虛出謝汝殷勤  
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僧問  
和尚未見圓悟時如何曰莫理會云見後如何曰莫  
理會云見與未見時如何曰莫理會莫理會紹興二  
十三年謝事居四明雪竇明竟塔所 皇叔欲 奏  
回象軾竟以疾辭之明年歸寂顯異特甚故不詳錄  
平江府虎丘雪庭元淨禪師双溪人也 上堂曰雙

行便行要坐便坐六處神通是箇甚麼把定時一物  
不爲放行時殺人放火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這無面  
目漢不要亂做雪庭只向伊道將謂無人證明 上  
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  
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三十餘年以九  
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  
捨不得不可得中只麼得翠雲見處又且不然山僧  
行脚三十來年誰管他一日九十日也無得也無不  
得處處當來見於勤且道於勤在甚麼處金風吹渭  
水落葉滿長安 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人須說

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是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無處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眾曰嶮上堂日日東出日日西沒是時人知有自古自今如麻似粟忽然換轉話頭亦不從東出亦不從西沒且道從甚麼處出沒若是透關底人聞恁麼道定知五里牌在郭門外若是透不過者往往道半山執瞞人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曰坐觀成敗問不與甚法為侶若是甚麼人曰遠親不如近隣云待汝一

匹之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曰近隣不如遠

二僧遷化向甚麼處去曰糞堆頭云意旨如何曰築著磕著

懷安軍雲頂云庵宗正澤師潼川郫縣人上堂拈

拄杖卓一下曰聞處絕聞豎起曰見處絕見風動塵起塚生招箭未忘麼已前分明成兩片德山橫按絕商量黃檗用時機壘雷大千沙界一毛頭手眼通身無背面也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臺人族朱氏年二十一去髮受具游詬席在來佛以齋眼會下有年晚依圓

悟徹證後七少建場。上堂曰：趨翻生死海路，何堪  
 繫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  
 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  
 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  
 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  
 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  
 遠在。唱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  
 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舉得，只是不  
 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為諸人下箇註脚，乃曰：八角  
 磨盤空手裏走。

岳州君山佛照覺禪師。上堂曰：是即徹底，一從才  
 脫體，先天地非，即徹底非。萬別千差，共一機。是也是  
 不著非也，非不及此時。佛祖從何立曉，天霜重泄真  
 機。一顆圓明色，非色既非色。且道是箇甚麼妙體，上  
 標處分明，只自知。上堂舉古者道：仰之於高，鑽之  
 於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  
 為你注破。仰之於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  
 鑽之於堅，真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岩前。瞻之在前，  
 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鎮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  
 堪笑。虎門截寸北斗。

平江不實華嚴禪師本看八也 上堂曰喫粥了也  
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為蛇盡足又問如何自納取關  
良久高聲召大眾眾舉首師曰歸堂喫茶 上堂禪  
莫參道休學歇意志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了  
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  
紹興府東山覓禪師後住因聖 上堂曰三通鼓罷  
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劔去久  
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  
且向第二頭鞠抄看以手拍禪床下座 上堂花  
爛景暗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山

三丈西闊八寸 上堂東弗干代與西羅耶尼闍密  
會麼你諸人猶自不知鉢盂口向天在 上堂滿口  
道不得偶尔成文良久曰喫棒得也未 上堂老演  
師翁道說心說性老僧這裏是惡口山僧道若是熬  
外別傳乃是當的帝都丁 上堂舉昔廣額屠兒口  
殺千羊一日至佛所颺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在  
尊云如是如是今時叢林將謂廣額過去是一佛  
現屠兒日殺千羊如此見廣額且喜沒交涉又曰廣  
額正見 上堂漢颺下屠刀立也成佛日

真

一併

風雨後音 踏音 仁音 處音 廷音 死音 紅音

嘉泰普燈錄卷第十四

音釋

伊音 頽音 倫音 挺音 疑音 魚音 力音 撼音 沙音 獲音 輟音 輅音 盧音 各音 切音 迄音

支音 庫音 舍音 殼音 言音 去音 挺音 欬音 概音 蒞音 咀音 才音 與音 噍音 才音 笑音 菽音 叔音 醫音 廉音

劉音 茂音 驛音 房音 禮音 嶠音 橋音 贅音 之音 蒞音 瘳音 抽音 敞音 昌音 兩音 歆音 許音 金音 在音 藥音

浚音 峻音 沂音 素音 蕤音 疑音 印音 渠音 容音 宛音 一音 丸音 個音 別音 者音 羽音 章音 怒音 髯音 髮音 鹽音

